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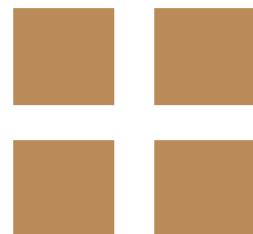
**甘孜日报**  
GANZI RIBAO  
**康巴周末**  
**康巴文学**  
2026年2月7日 星期六  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泽央  
版式编辑:边强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 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 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

**雪花**  
XUEHUA  
[第2608期]



“你推我搡不行啊，赶快献酒，赶快献酒。”

我奶奶像个巫师，飞翘的头盖帽、传统的右开襟上衣和百褶裙黑得铮亮，似乌鸦的羽。我不明白，与她无关的一桩事，她为何细说得这般入微。又为何如此揪心！仿佛她置身于现场，抓扯的某只手是她的手，快撑不住了，才从喉咙里迸发出献酒的话。我奶奶极端矛盾，一会儿替矛着急，一会儿替盾担忧，她真想飞过去参与其中，调和矛盾，息事宁人。

我奶奶的话刚落，我就表达了内心的不快。

“娃儿啊，好戏还在后头，不过也毁了这两个家庭。”

她叫我仔细盯着特吉的后山，看看是否异常。我将目光往上移至那里，须臾，黑乎乎的树林边冒出十多个黑影，在松软的土地上，滚石般往下面的寨子飞奔，身后尘土飞扬。这群莽汉是硬石，是飞鹰，是狂乱的风暴，目的是捣毁道德败坏之人的房屋和粮食。他们或许爬上屋顶，撕扯了大片茅草；或许把木门扳倒，将苞谷撒满一地；或许钻进猪圈，滥砍乱杀。我奶奶尚在或许的想象中解说时，猪惊恐的哀号声横空传来。

的确，猪替道德败坏之人家蒙受大难了。

猪一生最大的理想是逃出村庄，用嘴拱地，寻些东西吃。它们的出逃特有意思，边哼唧边摇晃，两瓣屁股左右颠簸，道德败坏之人家的两头猪算是猪界的翘楚，别说村庄，连村庄通向另外一个村庄的迢迢山路，都即将要哼唧着走完。只不过有悖于猪的愿望，走的是一条死亡路。

屠宰点离磨坊不远，清泉和那棵构树就在侧边的山包上。

诺苏泽波里的妇孺老幼无不欢天喜地。从来没人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但独信这回吧，这比馅饼纯粹和高档得多，肉解馋，油润肠，汤胀肚，当是一个村庄的欢宴。跟我一般大小的孩子能吃尽吃，心儿圆圆，肚儿滚滚。兴奋的还有狗，看上看来，肋肩取媚，尾巴摇得像纸做的风车呼呼地转，再不扔骨头的话，担心狗尾巴转速太快，带着身体飞到天上去。几条狗冲将过来，争抢那根骨头，老狗得手，急速逃窜，其他的咧嘴龇牙，还在草地上翻滚打架。待天晚，我们穿过黑暗回家时，狗还在东嗅西闻，以它们的思维期待着天上继续掉骨头。

沟对面的野地上篝火闪耀，征讨的和防御的靠智者斡旋，谈判陷入了僵局。我奶奶说，要谈几天几夜的，得用钱赔偿。

有人接话，没有磨坊，他两个再好，也不会被逮。

又有人附和，是啊，都是磨坊惹的祸。

我奶奶说，感情是个小妖，一旦放出来，就回不去笼里的，害自己，也害别人。

成年人的妖长啥样？妩媚，或者狰狞？孩子懂不起。其实，乡下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。往常，我们同学间肆无忌惮，骂天骂地，也未见有人恼怒。但

## 磨坊心事

◎加拉巫沙

自征讨事件后，只要她儿子在场，我们再怎么胡闹，谁都不会胡说。然而，我们的克制终究功亏一篑，她的儿子或是被我们疏离，或是被他自己疏离，总之，他成了一个冷漠的、孤独的、郁郁寡欢的同学。

某天凌晨，痛哭声绞缠着刚刚醒来的诺苏泽波。那声音层层叠叠，分别拖着长长的尾音，似断气了，又尖尖地续起来，“阿嫫，你别走”的哭声似吊丧，声声哀怜，句句惆怅。

原来，密会的妇人牵马走出寨子时，被三个孩子追上，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挽留一场离别。她要走，其长子、次子和幺女边喊叫边牵缠，使她寸步难移，满目凄楚。

这当口，清早去背水的妇女陆续前来，像我这般起得早的孩子也跑来凑热闹。仨孩子有的抱她腿脚，有的拽她衣角，声音几乎嘶哑了，哽咽着抽泣。等她往前挪步，孩子恐慌万状，齐声呼喊“阿嫫啊，你别走”。这场景的感染力太大、太强，比死了人还悲惨，弄得在场的人愁云满面，泪眼婆娑。当母亲的她蹲下来安抚孩子，说阿嫫过几天就回来，到时背很多很多的水果糖来给你们吃。我同学抽泣着说，“我们不要糖，我们要阿嫫。”

她喝斥长子：“听话，你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。”旁边的妇女们早已崩溃，不知该规劝哪方。有个老妇问：“怕是猴年马月才回来了吧。”对方答：“去散散心。”老妇又问：“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别走了。”又答：“哪个不心疼自己的骨肉啊，可我实在……活不下去了。”说罢，号啕大哭。

她人是一截一截矮下来的，最后趴在了地面上。仨孩子依然抱着和拽着，深怕一松手，如烟似梦，阿嫫钻地，不再相见。僵持已久的的局面，最终还是找到了破解的办法，我同学也跟着阿嫫去外婆家，到时他和阿嫫一并回，背着很多大大的糖果回。

三个孩子遂破涕为笑。

我同学飞奔而去，又飞奔而至，他是去拿书包的。

反正我没事，跟着背水的人去送一程。我同学悄声说，他外婆家离学校太远，书估计读不成了。“不是说很快回来吗？”他半晌不应，接着往书包里摸索，拿出半截铅笔送给我。我从他的表情和行为里隐隐察觉到，临时性的安排可能是一种诡秘的妥协。

告别处是在轰鸣的河流畔，上有磨坊，下有木桥，再下是陷阱和断崖。我看背水的妇人中有的流着泪，有的红着眼，有的看不出啥表情。我纳闷的是，泪眼涟涟的她们，前几天还在背后戳人家脊梁骨，尖酸刻薄哩，今天怎么就伤感起来了呢？

此刻，她弯腰挑选了两枚石子，分别装进了她和长子的衣兜里，这是按灵魂论来捡的，石子挨着身体，灵魂便有了依附的可能。

“姐妹们，莫悲切，我走了。”她大声说完，领着人上了木桥，仿佛这一走，世上所有的情殇、哀痛和绝望都将得以治愈。

(未完待续)

叁

穿过断裂带的河，也穿过我的童年。

夏天，我和弟弟的眼睛会让父亲生气，也会让母亲变得高兴。因为我们的克制终究功亏一篑，她的儿子或是被我们疏离，或是被他自己疏离，总之，他成了一个冷漠的、孤独的、郁郁寡欢的同学。

这当口，清早去背水的妇女陆续前来，像我这般起得早的孩子也跑来凑热闹。仨孩子有的抱她腿脚，有的拽她衣角，声音几乎嘶哑了，哽咽着抽泣。等她往前挪步，孩子恐慌万状，齐声呼喊“阿嫫啊，你别走”。这场景的感染力太大、太强，比死了人还悲惨，弄得在场的人愁云满面，泪眼婆娑。当母亲的她蹲下来安抚孩子，说阿嫫过几天就回来，到时背很多很多的水果糖来给你们吃。我同学抽泣着说，“我们不要糖，我们要阿嫫。”

她喝斥长子：“听话，你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。”旁边的妇女们早已崩溃，不知该规劝哪方。有个老妇问：“怕是猴年马月才回来了吧。”对方答：“去散散心。”老妇又问：“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别走了。”又答：“哪个不心疼自己的骨肉啊，可我实在……活不下去了。”说罢，号啕大哭。

她人是一截一截矮下来的，最后趴在了地面上。仨孩子依然抱着和拽着，深怕一松手，如烟似梦，阿嫫钻地，不再相见。僵持已久的的局面，最终还是找到了破解的办法，我同学也跟着阿嫫去外婆家，到时他和阿嫫一并回，背着很多大大的糖果回。

三个孩子遂破涕为笑。

我同学飞奔而去，又飞奔而至，他是去拿书包的。

反正我没事，跟着背水的人去送一程。我同学悄声说，他外婆家离学校太远，书估计读不成了。“不是说很快回来吗？”他半晌不应，接着往书包里摸索，拿出半截铅笔送给我。我从他的表情和行为里隐隐察觉到，临时性的安排可能是一种诡秘的妥协。

告别处是在轰鸣的河流畔，上有磨坊，下有木桥，再下是陷阱和断崖。我看背水的妇人中有的流着泪，有的红着眼，有的看不出啥表情。我纳闷的是，泪眼涟涟的她们，前几天还在背后戳人家脊梁骨，尖酸刻薄哩，今天怎么就伤感起来了呢？

此刻，她弯腰挑选了两枚石子，分别装进了她和长子的衣兜里，这是按灵魂论来捡的，石子挨着身体，灵魂便有了依附的可能。

“姐妹们，莫悲切，我走了。”她大声说完，领着人上了木桥，仿佛这一走，世上所有的情殇、哀痛和绝望都将得以治愈。

此刻，她弯腰挑选了两枚石子，分别装进了她和长子的衣兜里，这是按灵魂论来捡的，石子挨着身体，灵魂便有了依附的可能。

“姐妹们，莫悲切，我走了。”她大声说完，领着人上了木桥，仿佛这一走，世上所有的情殇、哀痛和绝望都将得以治愈。

她的运气真好。接下来的事似乎顺理成章。失而复得的大娘似乎不急着感谢我们，也不急着离去，而是蹲在路边，开始数她的那些钱，事实上，

那些钱一分不少。但她整整数了好几遍。她数钱的时候，几个人路过，我们拾金不昧的事，也一下子钻进他们的耳朵里去了。

“你要好好感谢下这两个娃儿！”那些人话说完，就像云一样飘走了。留下我们。其实，我和堂哥本该光明正大地离去，大娘数钱的动作却把我们牢牢钉在原地，不能动弹了。

“道谢了哦，娃儿们，等下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们每人二十块钱感谢费！”

大娘一边数钱，一边望着远去的云。

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娘数钱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位大娘数钱的样子很丑。

最终，大娘数完了钱，她取出四块，给了堂哥两块，给了我两块。二十块钱在我和堂哥留在原地的过程中缩水了两个八块钱。虽然只有两块钱，但我和堂哥还是很高兴，毕竟，不是我们捡来的，也不是我们偷来的。临别之际，大娘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一定到学校找老师好好表扬你们！”

实际上，我们还来不及告诉大娘我们老师的名字，大娘已经骑着自行车，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丝线般走远了。

我和堂哥高高兴兴地上街把那两块钱花掉了，我买了一支冰糕，冰糕虽然很快就在我的肚子里化掉了，但我还是高高兴兴。

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母亲，说：“妈，今天你娃做了一件大事！”

母亲问：“啥好事？”

我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。

母亲失望地自责了一句：“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笨娃！”

母亲是对的。没过两天，逢集的日子，母亲和那个大娘狠狠吵了一架。原因是，大娘在大街上歪曲事实，她跟别人说，她给“那两个捡钱的娃儿”每人奖励了二十块钱。是二十块，不是两块。

“真把我儿当成笨娃呀！”

母亲气鼓鼓地说。

其实，我清楚，家里需要钱，把那钱交给母亲，家里会好过很多。我暗暗发誓，如果再捡到那样一笔钱，决不再还，我一定要交给母亲。结果，一天放学，我在家里又捡到了一笔钱，一百五十块。我立刻把这笔钱藏了起来，之前的誓言如同空气。为了确认这笔钱是不是家里的，我跟母亲说：“学校让交二十块钱买口琴。”母亲摇摇头，说：“你把房子倒过来，看看能倒出来那么多钱不！”

母亲的回答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又问她：“今天谁来我们家啦？”

母亲一脸疑惑，然后说了一个村里人的名字。那个人是父亲的朋友。

第二天，天不亮，那个村里人来了，愁眉不展地跟父亲说，昨天把钱丢了，不知丢哪里了。

父亲说：“我们没有捡到呢！”

就在他们刚陷入沉默的间隙，我一阵风似的走了过去，问那个村里人：“丢了多少钱？”

他说：“一百五。”

我如释重负，有些遗憾有些激动有些骄傲地告诉他：“你的钱，我捡到啦！”说完，我地摸出那笔钱，完璧归赵。

在场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那个村里人，瞬间石化一般。目瞪口呆。

下意识地，我还是顺着外婆教我的那些东西在走。相信善。我不确定别人的反应。

(未完待续)